

小长篇



红月亮丛书

再见,春天

ZAIJIAN

子衿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再见,春天

李伟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再见，春天

CHUNTIAN

子衿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再见春天 / 子衿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9
ISBN 7-5313-2344-3

I. 再 … II. 子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53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62 千字 印张: 7 1/8 插页: 2

印数: 1 — 8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 钧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 - 5313-2344-3/I · 2051

定价: 13.00 元



作者简介

1973年出生，一直生活在北京，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中央某新闻单位工作。

星座：双鱼。血型：A型。爱好：清闲、蹦迪、电影与看书。



红月亮丛书

选题策划：韩忠良

臧永清

责任编辑：洪 钧

封面设计：冯少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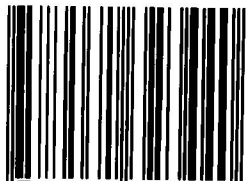
她想起春天的一切细节，想起校园里绿色的草地，想起一路上的沉默，想起北方城市夜里的激情，想起春天里一切都是亮晶晶的。

她不知怎样回到住处，不知怎样沉沉睡去。半夜里，她从梦中醒来，听见风在窗外轻轻吹着，忽然间泪流满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她起身，披上睡袍……

ISBN 7-5313-2344-3



9 787531 323440 >

ISBN 7-5313-2344-3/I · 2051

定价：13.00元

一切都是最熟悉不过的了，这茫然的头绪。安培坐在梳妆台前懒洋洋地描着眉。

看来他今天是不会来了，她不时看看墙上的钟，心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惦记着。春天的风从窗外吹拂进来，微微有些令人发躁。已经十点了，天非常的明亮，像这个城市一贯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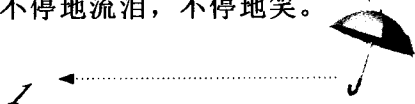
安培住的地方在郊区，从她的房子骑车约十五分钟，就可看见大片的田地，一到春天，黑黑的土地衬着齐刷刷的新绿，十分养眼。

再远些，是啊，再远些就是海了。有时他开车来接她，她便悠闲地靠在椅背上，侧过头去对他笑，然后说，我们去海边吧。

这里不是旅游区，海岸是泥质的，到处都有让人忧伤的礁石。他们会在海边散步，或者捉些虾蟹什么的消磨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色已晚，他们才回到车里，拥吻，叹息，然后带着一点点疲惫回到繁华的市区，钻进小店铺或是酒吧，诉诉衷肠，吃些东西，再喝些酒。安培总是喝得多一些，然后她的话便特别多。

可能就是那天说得多了一些。安培躺在床上，用手遮着自己的眼睛。她喜欢阳光洒在身上那种细细碎碎的温暖感觉，也喜欢黑暗和在黑暗中胡思乱想。

那天她醉倒在他的肩上，不停地流泪，不停地笑。



她和他谈自己的十八岁，谈那次疯狂的恋爱，和那个倔强得有点粗暴的情人。她从没对人说过这些，自二十岁时那段恋情终止之后。

她没有什么可以倾诉衷肠的朋友，也不指望有。对他，她更是一直没有兴趣谈那件事，有一阵子她非常幸福时，还曾以为自己早已忘却了那些过往的经历。

而那天，可能是喝得太多了。但问题不止于此，关键的细节她反复想摆脱掉，但这些细节却在她心中生根、成长、枝繁叶茂，把所有的回忆都撑起来，几乎将她撕裂。

就在前一天，她在博物馆的门前披着条厚围巾想休息一会儿，看看来来往往的人，而她的旧情人，那个叫做沈磊的三十出头的男人，正从十几米远的地方匆匆向西走去。谁能形容一下这种情景呢？一切似乎都是一种无稽的布景，为什么单单选择在这样一个下午，这样一个古怪的地点和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方式？她的嗓子发干，脸上热热的。她张开嘴想喊他，但这声“沈磊”却化成了一声充满疑惑的呢喃。

一个漂亮、丰满的女人拎着一些购物袋在不远处一家商店的门口面带微笑地迎着沈磊。她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那还差两三步就伸手去抢着拎东西的殷勤动作却深深地刺伤了安培。

安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站了起来并向他们大步流星地追上去，她站在沈磊面前，像当年一样的焕发着青春的魅力和光彩。沈磊忘乎所以地伸出手来拥抱她，在他宽阔的肩膀中，世界是如此的狭小而令人舒适。

但这些并没有发生。她看着他们并排走远，步履匆促，沈磊的一只手腾出来，轻轻搂住那个女人的腰。

在酒吧里，她依然无法忘怀那一幕。那个女人的微笑，沈磊的动作，她都觉得暗含了一种嘲笑。多么孤单的世界，多么脆弱。

酒精使她满心创伤，她开始不断地倾诉，连自己也不记得究竟讲过什么细节了。

再见，
春天



韩凌东将桌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走到窗前舒展了一下身体。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疲倦了。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在楼下的停车场中寻找自己的车子。它在那儿，高贵地闪着黑色的光亮，绝对地出色。他满意地把手插进裤子口袋，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

晚上究竟去哪儿呢？他的确很记挂着安培，但他今天不想见她，甚至有一点恨她。她的美，她的冷漠，她的灿烂的笑容像是太阳落山前的宁静和绚丽，令人心痛，无限惘然。

他承认自己有点怕她，怕被她摧垮，目前看来这种恐惧实在毫无缘由。安培总是像猫一样懒洋洋地坐在他的面前，时不时地想起什么好玩的事，一下子兴奋起来，又咕咕呱呱讲上半天。在安培面前，他像个地地道道的成年人，或是保护神。

他开车到了玉梅的住处，玉梅穿着黑丝绸印花的短睡衣来迎接他。他很喜欢她胸部的线条，非常饱满、有些沉手的一种线条，只需用手轻轻触摸一下，便会发出低沉的喘息。

玉梅的房间总是弥漫着一种清淡的蜜似的香气。每次他在她丰满、浑圆的身体上消耗了精力之后，他总会静静地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品尝一下这种让人迷醉的味道。

玉梅披上衣服，为他点了一支烟。他很喜欢玉梅这一

点，一种类似妓女似的顺从、狡猾和温柔。她自己轻轻地吸了两口，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送到他的口里。他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腿表示领情。她笑了。

韩凌东从沉沉的睡梦中醒来时，一时间没有弄清自己究竟在哪儿。房间里非常黑，而外面传来一阵阵的街市的喧嚣。

玉梅的住处临着闹市，窗外的夜市总是生意兴隆。韩凌东走到窗前“哗”地一下拉开了厚厚的窗帘，望着扑面而来的灯光和嘈杂，出了会儿神。

玉梅已经去上班了。她最近一直在上夜班，就在不远的一座写字楼里。韩凌东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玉梅坐在办公室里的样子，他觉得那一定非常可笑，而玉梅却似乎很受重用，当然，她从不和他谈这些。

他洗了个澡，从玉梅的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胡乱看了一会儿。他实在想念安培，那天她泪眼婆娑地倒在他怀里，和他大讲那个过去的情人，确实刺痛了他。

虽然他认为自己不应当这么小气，因为他也从来不是清教徒，但他还是感到强烈的妒忌。那天，他把喝醉了的安培送回房间，安排她睡好之后，就一个人来到夜市自斟自饮。玉梅就是在这个时候款款地出现在他面前。

玉梅还是老样子，三年前他下狠心从她身边离去时，她都没有追问是什么原因，只是抱着他，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她告诉韩凌东自己搬家了，就住在附近，然后把自己的电话和住址留给了他。“我一个人住，”她微笑着说，



“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来。”

当玉梅的身影消失在夜市尽头后，韩凌东开始拼命喝酒。到了半夜两点，他醉醺醺地回到自己的车上，几分钟后又骂骂咧咧地从车里钻出来，用力摔上车门，摇摇晃晃地向玉梅的房间走去。

当他重新出现在这个香气隐约的门口时，他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玉梅穿着睡衣来开门——在他眼里，她似乎永远穿着睡衣——没有特别惊奇的表情，只是长久地注视了他一会儿，就轻轻牵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了自己的卧室。

韩凌东并不知道，那天夜里，他跌入沉沉的梦中时，玉梅悄悄将柜子中放的一张两人合照取了出来，塞进了柜子最底层。然后，她匆匆到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并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不为什么，我们必须分手，我爱上别人了。”

三

春天的气息愈加浓烈了。到处是嫩黄的、明媚的迎春花。

安培沿着宽阔的街道，慢慢地骑着车，田野向远处的天空延伸过去，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清晨特有的清冽和睡意蒙眬交织在一起的味道。

这个假期似乎特别长。而她，安培，似乎从出生以来就一直在过着假期。

和所有懒散而聪明的女人一样，安培总是擅长用一种无所事事的乐趣来使时光变得格外悠长。尽管她的优秀学生经历，使她看来极具功利心。

当年韩凌东在大学的讲座中听到安培侃侃而谈电影的发展史，赢得了下面一片掌声时，他被她那种镇定自若和满腹经纶给震慑住了。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一直以为自己在追求一个女强人，一个办事果断、干练、走路昂首挺胸、充满自信的职业女性。

谁也不了解我安培。想到这里，安培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每当她走进学校的大门，站在讲台之上时，她就不再是真正的安培了。她常常觉得自己就坐在学生中间，怀着无限的欣赏和崇拜，听着自己风度翩翩地在台上进行演讲。她很喜欢自己的一些手势和放声大笑时的表情，这一切使她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她很爱慕的、能干的、爽快的、由于事业成功而自由自在的女性。

再见，
春天

◎



她记得那天结束了讲座，韩凌东一直在包围她的人群外等待的样子。她其实早注意到他了，那种眼里流露出的明显的爱慕和赞叹的、惊奇的笑容。她喜欢这样。

他请她出去吃饭，尽量显得诚恳而有成就。当她提出想去酒吧喝一杯时，他受宠若惊而又有点不知所措。

这真有意思。安培一边骑车一边回忆着两年前的情景。她觉得一切都像个编排好的戏剧，在这样微寒又春意融融的清晨里显得格外清晰。

从西山骑回来已是下午了，这是她整个假期中第一次做这么长时间的活动。她觉得很累，两腿有些发麻。

她把那辆漂亮的小车停好，向大门走去。下午的阳光格外明亮，她仰着头眯着眼睛，心不在焉地走上了楼梯。

“安培。”一声低低的呼唤把她吓了天大的一跳，她哆嗦了一下，心直跳个不住。韩凌东每次看见她这样子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有时明明在等一个电话，可电话铃一响，她还是惊跳起来，有一次甚至手里拿的杯子都掉在了地上。仿佛她永远都不是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一个遥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

“你想吓死我吗？”安培捂着胸口责怪地问。其实她的心里很高兴，因为韩凌东已经很久没来了。

洗过澡，安培忽然想起了什么来，走到窗前张望一下，问道：“你没开车来？”

“没有。”

“我说呢。上楼前没看见你的车，要不也不至于……那你怎么来的？”

“乘出租车。”韩凌东显得很不在意地说。他不敢告诉安培他的车钥匙落在玉梅的房间中，而玉梅在他走时还没有回来。

安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笑着和他谈起了今天上午的活动，谈起了山里的蝴蝶和各种春天的迹象。

韩凌东靠在那张安培特地为他准备的大安乐椅上摇晃着，抽着烟，听着她讲话，感受着窗外吹进来的风，他忽然觉得一切都很宁静，很幸福，仿佛这幅图景是多少年来他一直所寻找的、所渴望的。他眯起眼睛，陶醉在内心的一片澄净中。

再见，
春天



四

繁花似锦的盛春时节来临了，天空更加湛蓝，小鸟也叫得更加欢快。

安培对这春色感到非常惬意。假期过去了，是有些人烦恼和惆怅，但这春天的风和阳光弥补了这种缺憾，使她觉得工作还是可以忍受的。

这学期的工作很轻松，她可以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在校园里闲逛。惟一不好的，就是她无法天天回到郊区的大房子中。当年韩凌东把房门钥匙和那辆小单车的钥匙一起交给她时，她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女人需要有男人来帮助。

那年夏天她正在做一个课题，韩凌东到她的宿舍看望她时，她淹没在满床满桌的资料当中神色憔悴。韩凌东没有说什么，他像是第一次来做客似的打量了一下因为没有时间收拾而突然显得拥挤不堪的房间，然后替安培打扫了一下满地作废的草稿，就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安培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了，她只真真切切地记得韩凌东把她带到那栋童话般的别墅中，然后引她走上楼梯，走进了那间宽敞、明亮、舒适、清凉的大书房。她还记得自己看见那个巨大沉实的书桌时兴奋得几乎发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是的，这就是我要的。然后，那串钥匙就交到了她的手上，还伴随着轻微的叮当声。一切都像在做梦。

“这是我以前一时冲动买下的房子，结果不太实用，

一直没有住。”韩凌东对安培解释着，好像他要把一件谁都不愿意要的东西强行塞给安培一样，带着内疚的表情，“我想，你不需要每天都上班，住在这里搞研究可能会比较适合。”

安培的心——她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在认识韩凌东那么久以来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冲动，一种想对他的爱有所回报的冲动。她看着韩凌东，听着他结结巴巴地说：“当、当然，你放心，我，我没有留钥匙，不会来打扰你的。……你放心。”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她还是惊讶于韩凌东对她如此的体贴和尊重，她知道他事业上很成功，知道他在生意场上一样的野心勃勃、明争暗斗，但他对自己，对那个叫做安培的女人，怎么会有如此深沉、近于无私的爱情呢？

现在安培又将住在学校给她提供的单身宿舍里了。她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到那个遥远的郊区小屋中去。

其实宿舍周围的环境还很不错，推开窗子就是一大片池塘，时而漂着浮萍，夏天还有荷花。只是房间太小了，带着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小卫生间，但没有客厅。韩凌东曾想帮她把屋子改造一下，但她实在觉得麻烦，一直也没有动。

她的房间一面是高大的书柜，堆满了书和各种工艺品，床旁还加了一个长条的书架，以便睡觉前可以随手抽本书来看。

学生常常爱到她这里来坐，他们喜欢这书香浓郁的房间，喜欢那些粗糙的、现代的艺术品，喜欢安培有些零

